

春 桃

落華生等著



四之選作創學文

桃 春

行發 店書活生海上

月三年四十二國民華中

。 四 之 選 作 創 學 文

桃 春

角 捌 價 實 冊 每

費 寄 加 酌 埠 外

編 輯 者

生 活 書 店 編 譯 所

發 行 者

生 活 書 店

上 海 福 州 路

第 三 八 四 號

印 刷 者

生 活 印 刷 所

究 必 印 翻 有 所 權 版

版 初 月 三 年 四 十 二 國 民 華 中

目次

春桃·····	落花生（一）
鼠牙·····	魯彥（三七）
四十頭牛的慘劇·····	蔡希陶（七）
五十元·····	王統照（九）
鐵牛和病鴨·····	老舍（三二）
報應·····	張天翼（五一）
山中送客記·····	艾蕪（二〇五）
新年是不准哭的·····	征農（二五）
賑米·····	蔣牧良（二四二）

一個虔誠人的夢.....姚舒(二七)

小羅子.....蔣弼(二八九)

橋上.....魯彥(三三)

夜.....墨沙(三四五)

春 桃

落華生

這年底夏天分外地熱。街上底燈雖然亮了，胡同口那賣酸梅湯底還像唱梨花鼓底姑娘耍着他底銅盤。一個揹着一大箕字紙底婦人從他面前走過，在破草帽底下雖看不清她底臉，當她與賣酸梅湯底打招呼時，却可以理會她有滿口雪白的牙齒。她背上擔負得很重，甚至不能把腰挺直，只如駱駝一樣，莊嚴地一步一步踱到自己門口。

進門是個小院，婦人住底是塌剩下底兩間廂房。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礫。在她底門前種着一棚黃瓜，幾行玉米。窗下還有十幾棵晚香玉。幾根朽壞的梁木橫在瓜棚底下，大概是她家最高貴的坐處。她一到門前，屋裏出來一個男子，忙幫着她卸下背上底重負。

『媳婦，今兒回晚了。』

婦人望着他，像很詫異他底話。『什麼意思？你想媳婦想瘋啦？別叫我媳婦，我說。』她一面走進屋裏，把破草帽脫下，順手掛在門後，從水缸旁邊取了一個小竹管向缸裏一連搗了好幾次，喝得換不過氣來，張了一會嘴。到瓜棚底下把簍子拖到一邊，便自坐在朽梁上。

那男子名叫劉向高。婦人底年紀也和他差不多，在三十左右，娘家也姓劉。除掉向高以外，沒人知道她底名字叫做春桃。街坊叫她檢爛紙底劉大姑，因為她底職業是整天在街頭巷尾垃圾堆裏討生活，有時沿途嚷着『爛字紙換取燈兒』。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風裏喫塵土，可是生來愛乾淨，無論冬夏，每天回家，她總得淨身洗臉。替她預備水底照例是向高。

向高是個鄉間高小畢業生，四年前，鄉裏鬧兵災，全家逃散了，在道上遇見同是逃難底春桃，一同走了幾百里，彼此又分開了。

她隨着人到北京來，因為總布胡同裏一個西洋婦人要雇一個沒渾過事底鄉下姑娘當『阿媽』，她便被薦去上工。主婦見她長得清秀，很喜愛她。她見主人老是喫牛肉，在饅頭上塗牛油，喝茶還要加牛奶，來去鼓着一陣臊味，聞不慣。有一天，主人叫她帶孩子到三貝子花園去，她理會主人家底氣味有點像從虎狼欄裏發出來底，心裏越發難過，不到兩個月，便辭了工。到平常人家去，鄉下人不慣當差，又挨不得罵，上工不久，又不幹了。在窮途上，她自己選了這檢爛紙換取燈底職業，一天底生活勉強可以維持下去。

向高與春桃分別後底歷史倒很簡單，他到涿州去，找不着親人，有一兩個世交，聽他說是逃難來底，都不很願意留他住下，不得已又流到北京來。由別人底介紹，他認識胡同口那賣酸梅湯底老吳，老吳借他現在住底破院子住，說明有人來賃，他得另找地方。他沒事做，只幫着老吳算算賬，賣賣貨。他白住房子白做活，只賺兩頓喫。春桃底檢紙生活漸次發達了，原住底地方，人家不許她堆貨，

她便沿着德勝門牆根來找住處。一敲門，正是認識底劉向高。她不用經過許多手續，便向老吳賃下這房子，也留向高住下，幫她底忙。這都是三年前底事了。他認得幾個字，在春桃檢來和換來底字紙裏也會抽出些少比較能賣錢底東西，如畫片或某將軍、某總長寫底對聯信札之類。二人合作，事業更有進步。向高有時也教她認幾個字，但沒有什麼功效，因為他自己認得底也不算多，解字就更難了。他們同居這些年，生活狀態，若不配說像鴛鴦，便說像一對小家雀罷。

言歸正傳。春桃進屋裏，向高已提着一桶水在她後面跟着走。他用快活的聲調說，『媳婦，快洗罷，我等餓了。今晚咱們喫點好的。烙蔥花餅，贊成不贊成？若贊成，我就買蔥醬去。』

『媳婦，媳婦，別這樣叫，成不成？』春桃不耐煩地說。

『你答應我一聲，明兒到天橋給你買一頂好帽子去。你不說帽子該換了麼？』
向高再要求。

『我不愛聽。』

他知道婦人有點不高興了，便轉口問，『到底喫什麼，說呀。』

『你愛喫什麼，做什麼給你喫。買去罷。』

向高買了幾根葱和一碗麻醬回來，放在明間底桌上。春桃擦過澡出來，手裏拿着一張紅帖子。

『這又是那一位王爺底龍鳳帖！這次可別再給小市那老李了。托人拿到北京飯店去，可以多賣些錢。』

『那是咱們底。要不然，你就成了我底媳婦啦？教了你一兩年底字，連自己底姓名都認不得！』

『誰認得這些字？別媳婦媳婦底，我不愛聽。這是誰寫底？』

『我填底。早晨巡警來查戶口，說這兩天加緊戒嚴，那家有多少人，都得照實報。老吳教我把咱們寫成兩口子，省得麻煩。巡警也說寫同居人，一男一女，

不妥當。我便把上次沒賣掉底那份空帖子填上了。我填底是辛未年咱們辦喜事。』
『什麼？辛未年？辛未年我那兒認得你？你別搗亂啦。咱們沒拜過天地，沒喝過交杯酒，不算兩口子。』

春桃有點不願意，可還和平地說出來。牠換了一條藍布褲。上身是白的，臉上雖沒脂粉，却呈露着天然的秀麗。若她肯嫁底話，按媒人底行情，說是二十三四底小寡婦，最少還可以值得一百八十底。

她笑着把那禮帖搓成一長條，說，『別搗亂，什麼龍鳳帖？烙餅喫了罷。』她掀起鍋蓋把紙條放進火裏，隨即到桌邊和麵。

向高說：『燒就燒罷，反正巡警已經記上咱們是兩口子，若是官府查起來，我不會說龍鳳帖在逃難底時候丟掉底麼？從今兒起，我可要叫你做媳婦了，老吳承認，巡警也承認，你不願意，我也要叫。媳婦嚶！媳婦嚶！明天給你買帽子去，戒子我打不起。』

『你再這樣叫，我可要惱了。』

『看來，你還想着那李茂。』向高底神氣沒像方才那麼高興。他自己說着，也不一定要春桃聽見，但她已聽見了。

『我想他？一夜夫妻，分散了四五年沒信，可不是白想？』春桃這樣說。她曾對向高說過她出閣那天底情形。花轎進了門，客人還沒坐席，前頭兩個村子來人說大隊兵已經到了，四處拉人挖戰壕，嚇得大家都逃了，新夫婦也趕緊收拾東西，隨着大衆望西逃。同走了一天一宿。第二宿，前面連嚷幾聲『鬍子來了，快躲罷！』那時大家只顧躲。誰也顧不了誰。到天亮時，不見了十幾個人，連她丈夫李茂也在裏頭。她繼續方才底話說，『我想他一定跟着鬍子走了，也許早被人打死了。得啦，別提他啦。』

她把餅烙好了，端到桌上。向高向沙鍋裏搗了一碗黃瓜湯，大家沒言語，喫了一頓。喫完，照例在瓜棚底下坐坐談談。一點點的星光在瓜葉當中閃着。涼風

把螢火送到棚上，像星掉下來一般。晚香玉也漸次散出香氣來壓住四圍底興味。

『好香的晚香玉！』向高摘了一朵，插在春桃底髻上。

『別糟蹋我底晚香玉。晚上戴花，又不是窰姐兒。』她取下來，聞了一聞，便放在朽梁上頭。

『怎麼今兒回來晚啦？』向高問。

『嚇！今兒做了一批好買賣！我下午正要回家，經過後門，瞧見清道夫推着一大車爛紙。問他從那兒推來底，他說是從神武門甩出來底廢紙，我見裏面紅的黃的一大堆，便問他賣不賣。他說，你要，少算一點裝去罷，你瞧。』她指着窗下那大簍，我花了一塊錢買那一大簍！賠不賠，可不曉得，明兒檢一檢得啦。』

『宮裏出來底東西沒個錯。我就怕學堂和洋行出來底東西，分量又重，氣味又壞，值錢不值，一點也沒準。』

『近年來，街上包東西都作興用洋報紙。不曉得那裏來底那麼些看洋報紙的

人。檢起來，真是分量又重。又賣不出多少錢。」

『唸洋書底人越多，誰都想看看洋報，將來好渾渾洋事。』

『他們渾洋事，咱們檢洋字紙。』

『往後恐怕什麼都要帶上個洋字，拉車要拉洋車。趕驢要趕洋驢。也許還有洋駱駝要來。』向高把春桃逗得笑起來了。

『你先別說別人。若是給你有錢，你也想唸洋書，娶個洋媳婦。』

『老天爺知道，我絕不會發財。發財也不會娶洋婆子。若是我有錢，回鄉下買幾畝田，咱們兩個種去。』

春桃自從逃難以來，把丈夫丟了，聽見鄉下兩字，總沒有好感。牠說，『你還想回去？恐怕田還沒買，連錢帶人都沒有了。沒飯喫，我也不回去。』

『我說回我們錦縣鄉下。』

『這年頭，那一個鄉下都是一樣，不鬧兵便鬧賊，不鬧賊便鬧日本，誰敢回

去？還是在這裏檢檢爛紙罷。咱們現在只缺一個幫忙底人，若是多個人在家替你歸着東西，你白天便可以出去擺地攤，省得貨過別人手裏，賣漏了。」

『我還得學三年徒才成，賣漏了，不怨別人，只怨自己不夠眼光。這幾個月來我可學了不少。郵票，那種值錢，那種不值，也差不多會瞧了。大人物底信札手筆，賣得出錢賣不出錢，也有一點把握了。前幾天在那堆字紙裏檢出一張康有爲底字，你說今天我賣了多少？』他很高興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仿着，『八毛錢！』

『說是呢！若是每天在爛紙堆裏能檢出八毛錢就算頂不錯，還用回鄉下種田去？那不是自找罪受麼？』春桃愉悅的聲音就像春深底鶯啼一樣。她接着說，『今天這堆准保有好的給你檢。聽說明天還有好些，那人教我一早到後門等他。這兩天宮裏底東西都趕着裝箱，往南方運，庫裏許多爛紙都不要。我瞧見東華門外也有許多，一口袋一口袋陸續地扔出來。明兒你也打聽去。』

說了許多話，不覺二更打過。她伸伸懶腰站起來說，『今天累了，歇吧。』

向高跟着她進屋裏。窗戶下橫着土炕，夠兩三人睡底，在微細的燈光底下，隱約看見牆上一邊貼着八仙打麻雀底譜畫，一邊是煙公司『還是他好』底廣告畫。春桃底模樣，若脫去破帽子，不用說到瑞蚨祥或別的上海成衣店，只到天橋搜羅一身落伍的旗袍穿上坐在任何草地，也與『還是他好』裏那麼登女差不多。因此，向高常對春桃說貼底是她底小照。

她上了炕，把衣服脫光了，順手掀一張被單蓋着，躺在一邊。向高照例是給她按按背，搥搥腿。她每天底疲勞就是這樣含着一點微笑。在小油燈底燦爛中，漸次得着蘇息。在半睡的狀態中，她喃喃地說，『向哥，你也睡罷，別開夜工了，明天還要早起咧。』

婦人漸次發出一點微細的鼾聲，向高便把燈滅了。

一破曉男女二人又像打食底老鴿，急飛出巢，各自辦各底事情去。

剛放過午砲，十利海底鑼鼓已鬧得喧天。春桃從後門出來，揩着紙簍，向西

不壓橋這邊來。在那臨時市場底路口，忽然聽見路邊有人叫她，『春桃，春桃！』她底小名，就使向高，一年之中也罕得這樣叫喚她一聲。自離開鄉下以後，四五年來沒人這樣叫過她。

『春桃，春桃，你不認得我啦？』

她不由得回頭一瞧，只見路邊坐着一個叫化子。那乞憐的聲音從他滿長了鬍子底嘴發出來。他站不起來，因為他兩條腿已經折了。身上穿底一件灰色的破軍衣，白鐵鈕扣都生了鏽，肩膀從肩章底破縫露出，不倫不類的軍帽斜戴在頭上，帽章早已不見了。

春桃望着他一聲也不響。

『春桃，我是李茂呀！』

她進前兩步，那人底眼淚已帶着灰土透入蓬亂的鬍子裏。她心跳得慌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至終說，『茂哥，你在這裏當叫化子啦？你兩條腿怎麼丟啦？』